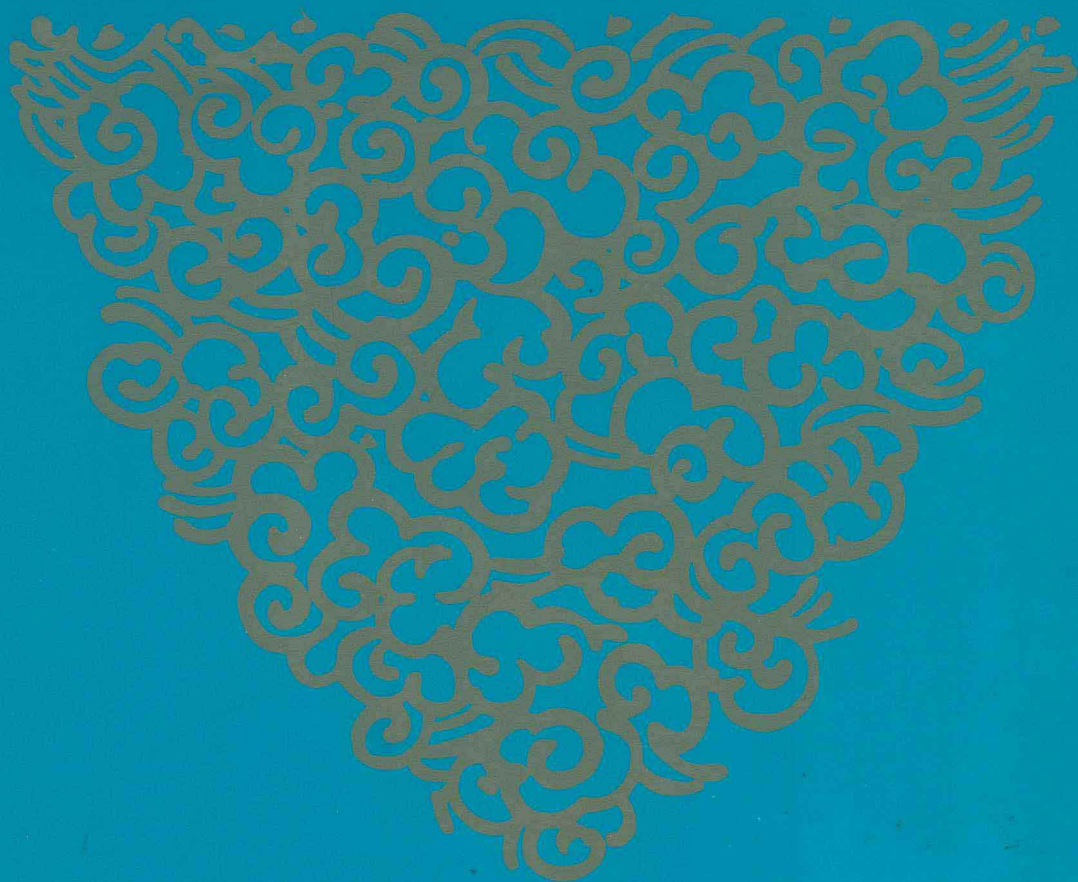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水經注

新譯

(上)

行印局書民三 / 書叢譯新注今籍古 / 譯注 驛橋陳
類 志 地 庭光某



陳橋驛
葉光庭

注譯

新 譯

水

經

注

(上)

三民書局
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新譯水經注 / 陳橋驛, 葉光庭注譯. — 初版一刷. —
— 臺北市: 三民, 2011
面; 公分. —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

ISBN 978-957-14-4988-3 (上冊: 平裝)

ISBN 978-957-14-5454-2 (中冊: 平裝)

ISBN 978-957-14-4989-0 (下冊: 平裝)

1. 水經注 2. 注釋

682

100001492

◎ 新譯水經注(上)

注譯者 陳橋驛 葉光庭

責任編輯 蔡忠穎

美術設計 陳宛琳

發行人 劉振強
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電話 (02)25006600

郵撥帳號 0009998-5

門市部 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1年4月

編號 S 03326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臺業字第○二○○號

有智惟權 不惟侵害

ISBN 978-957-14-4988-3 (上冊: 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捐贈暨南文庫

建陽時期外文系

葉光庭



二〇二二年六月

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

劉振強

人類歷史發展，每至偏執一端，往而不返的關頭，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，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，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。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，溫故知新，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，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。古典之所以重要，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，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。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，並不是迷信傳統，更不是故步自封；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，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，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。要擴大心量，冥契古今心靈，會通宇宙精神，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。

基於這樣的想法，本局自草創以來，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，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，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，幫助有心的讀者，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。我們工作的原則是「兼取諸家，直注明解」。一方面熔鑄眾說，擇善而從；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，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，頗受各界的喜愛，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，也有信心繼續推

廣這項工作。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，我們注譯的成員，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，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。陣容的充實，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，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。兼採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要典，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，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。

古籍的注譯，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，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，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，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。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，注入一股源頭活水；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，讓我們的地步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。

導 讀

壹、有關《水經注》一書的概況

一、《水經注》的作者及成書情況

《水經注》是北魏酈道元（西元？～五二七年）的著作，酈道元字善長，范陽涿縣（今河北涿州）人，是一位偉大的地理學家。他出身官宦世家，曾在北魏出任過治書侍御史、潁川太守、東荊州刺史、河南尹、御史中尉等職，最後在關右大使任上為叛臣蕭寶夤殺害。

酈道元的畢生經歷，史書記載不詳，《魏書》本傳只有三百零九字，《北史》本傳也只有六百一十二字，還包括抄錄《魏書》三百零九字在內。除此以外，歷史上沒有其他有關酈道元的傳記，直至現代，才有人為他寫作傳記。

酈道元撰寫《水經注》，《魏書》和《北史》都有記載：「道元好學，歷覽奇書，撰《注水經》四十卷、《本志》三十篇、又為《七聘》及諸文，皆行於世。」但對於其撰寫過程及成書情況等，則絕未言及。此書寫於何時，成於何時，歷來議論甚多，說法紛紜。全書中出現的最後一個可以明確計數的年代是延昌四年①（西元五一五年），但《注》文中某些可以比勘年代的內容，還有晚於延昌四年的，其中

最晚的是在卷二十六《流水注》中提及的：「魏正光中，齊王之鎮徐州也，立大碣，遏水西流。」北魏正光是西元五二〇—五二五年，距酈氏被害已很接近，所以《水經注》當是正光年代完成的。

《水經注》一書，顧名思義是《水經》的注釋，所以《魏書》、《北史》和隋、唐的某些文獻稱為《注水經》。根據《隋書·經籍志》及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的著錄，我國歷史上曾有兩種《水經》和《水經注》。其中一種《水經》為漢朝人桑欽所撰，晉人郭璞作注，但已經亡佚。另一種是三國魏人所撰，撰者的姓名不傳，由酈道元作注。《唐六典》卷七《工部》水部郎中注說：「桑欽《水經》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，江河在焉。酈善長注《水經》，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。」所以從河流數量來說，《水經注》比《水經》幾乎多十倍。而從內容來說，雖然現在的《水經注》已經有缺佚，但仍大於《水經》二十餘倍。所以酈道元《水經注》是一部獨立的專著。

《水經注》首見於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，共四十卷，說明此書稿本或鈔本當時收藏於隋東都也就是北魏首都洛陽。從北魏覆亡到隋一統之間，歷時五十餘年，這段時間，洛陽曾多次遭受兵燹。東魏武定五年（西元五四七年），全城斷垣殘壁，廬舍為墟，為《洛陽伽藍記》作者楊銜之所目擊。此書竟在戰火瀾漫的浩劫之中安然無恙，真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次奇蹟和幸遇。

二、《水經注》的版本、注疏及校勘本

《水經注》從北魏直到隋唐，一直為朝廷所收藏，外間估計絕未流傳。直到北宋之初，情況仍然如此。北宋太平興國年代（西元九七六—九八四年），朝廷修纂大型類書和地理書如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寰宇記》等，引及此書甚多。到景祐年間（西元一〇三四—一〇三八年），朝廷編纂藏書目錄《崇文總目》，《水經注》已經缺佚五卷，與後來的本子比勘，則缺佚的五卷當包括今本所不見的《涇水》、《北

① 《水經注》卷二十九《比水》：「余以延昌四年，蒙除東荊州刺史。」

洛水》、《滹沱水》等篇，其餘如《江水》篇，今本也不完整，恐亦缺佚在此五卷之內。

不過宋代景祐（西元一〇三四—一〇三八年）以後，此書大概開始傳入民間。原書既已缺佚，加上輾轉傳抄，結果是以訛傳訛，錯漏連篇。在元祐（西元一〇八六—一〇九四年）以前此書的第一種刊本——成都府學宮刊本問世時，全書已僅三十卷，而內容只有原書的三分之一。元祐二年（西元一〇八七年），此書第二種刊本雖然經過整理補充，恢復四十卷原數，但不僅缺佚甚多，而且《經》《注》混淆，竟至不堪卒讀。此後明初有《永樂大典》本，雖較當時諸本為佳，但缺佚依舊。而黃省曾、吳琯等校本雖在明代流行一時，卻也都是《經》《注》混淆，錯漏甚多之本。明萬曆年間，朱謀瑋下了極大的校勘功夫，校成《水經注箋》一書，清初顧炎武曾稱譽此書為「三百年來一部書」^②，為入清以後的許多佳本建立了基礎。乾隆年間出現了全（祖望）、趙（一清）、戴（震）三大家，他們以畢生精力從事校勘考據，校出了鄺學史上最佳的版本。全氏的《七校水經注》，趙氏的《水經注釋》，戴氏的武英殿本《水經注》，都是名重一時，至今流傳的版本。特別是戴氏之本（通常簡稱殿本），在三家中為時最晚，吸取了各家的校勘成果，把長期來混淆的《經》文和《注》文完全分清，補正缺漏，刪除妄增，糾正臆改。除了宋初缺佚的五卷無法彌補外，基本上恢復了此書原貌。此三家以後，又有光緒年間的王先謙，以趙、戴二本為基礎，吸取了其他一些版本的優點，稱為《合校水經注》，流傳也廣。《水經注》的最後一種佳本，是清末民初楊守敬創始，而其學生熊會貞繼事的《水經注疏》。此書的注釋量約為鄺《注》全書的四倍，是歷來注釋最詳細的版本。但直到三〇年代熊氏謝世之時，僅有幾部鈔本，當時尚未流傳。

《水經注》版本由於以上所述的複雜過程，所以歷代流傳的鈔本和刊本極多。歷來收藏《水經注》版本最多的是胡適，他曾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，為了慶祝北京大學建校五十週年紀念（當時他任校長），舉辦了一次《水經注》版本展覽，展出了他自藏的和從各處借來的九類《水經注》版本，計有：宋刻本、

② 參見清代閻若璩《古文尚書疏證》卷六下，引顧炎武語。

明鈔宋本、明刻本、清代校勘朱謀埠《箋》本、清早期重要版本、十八世紀四大家之一沈炳巽各本、十八世紀四大家之二趙一清各本、十八世紀四大家之三全祖望各本、十八世紀四大家之四戴震各本。以上九類，共達四十一種之多^③。

胡適展出的版本當然稱多，但仍未包括此書現存的所有重要版本。胡適當時就在展覽目錄下說明，由於海鹽朱伯商出國，他家所藏的一種明鈔宋本不能參加展覽。而在這次展覽以後，又出現幾種名本，都不在此展覽之列，西安發現了清朝沈欽韓《水經注疏證》稿本（現藏西北大學圖書館）。此後，熊會貞《水經注疏》鈔本之一，由武漢書商徐行可收藏，五〇年代初出售予科學院圖書館，並於一九五七年由科學出版社影印出版。另一部鈔本由臺灣中央圖書館收藏，於一九七一年由臺北中華書局影印出版。一九八三年，陳橋驛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又發現了《水經注疏》的第三部鈔本。

此外，自從三〇年代以來，《水經注》的鉛排本也陸續出版。主要有商務印書館的《四部叢刊》本和《國學基本叢書》本，中華書局的《四部備要》本以及世界書局排印本等，除《四部備要》本以合校本作底本外，其餘均以殿本為底本。出版前曾經作過舊式標點，但錯誤較多。一九四九年以後，又出版過《永樂大典》本的鉛排本。一九八四年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國維校的明朱謀埠《水經注箋》的排印本，定名為《水經注校》，由於標點者的疏忽，錯誤迭出，有損名本的光彩。

最近幾年間，又出版了兩種排印名本，一種是段熙仲點校，陳橋驛復校的《水經注疏》，由江蘇古籍出版社於一九八九年出版，全書包括序跋和各種附錄達二百餘萬字，是歷來規模最大的鄺《注》版本。另一種是陳橋驛點校的武英殿本《水經注》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九〇年出版，是歷來惟一的殿本點校本。

《水經注》也有若干外文譯本。最早的外文譯本是一九〇五年的《通報》(T'oung-Pao)所載的《水

③ 參見《胡適手稿》四集中冊，〈我的三櫃水經注目錄〉。

經注》卷二〈河水〉的法文譯本，由法國漢學家沙畹譯成，並於篇首加案語稱：「《水經注》為研究古代地理最重要之史料。」另一種為日本譯本，由日本酈學家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森鹿三教授主譯，參加翻譯的有日比野丈夫、藤善真澄、日原利國、勝村哲也諸氏。譯本內容包括〈河水〉、〈汝水〉、〈汧水〉、〈沂水〉、〈江水〉等篇，僅全書的四分之一，書名作《水經注（抄）》，於一九七九年由東京平凡社出版。卷末有森鹿三所撰的〈水經注解釋〉一文。此外，胡曉鈴說：「我於四十年代在印度孟加拉邦的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任教時，曾和漢學家師覺月博士合作翻譯過《永樂大典》本《水經注》。」但此書是用英語抑或印地語翻譯，有否譯成及出版，均不得而知。

三、古今對《水經注》的研究情況

《水經注》一書，從唐朝開始就有學者從事研究。唐朝編纂的類書如《初學記》，地理書如《元和郡縣志》等，均引及此書。唐末詩人陸龜蒙詩：「山經水疏不離身。」北宋名家蘇軾詩：「嗟我樂何深，《水經》亦屢讀。」說明此書的廣泛流傳和受人喜愛。但這些都還僅僅是內容摘錄和詞章欣賞，並非深入研究。南宋時，金禮部郎中蔡珪撰寫了《補正水經》三卷，這才是學者研究《水經注》的嚆矢。雖然此書已佚，但從至今尚存的元歐陽元、蘇天爵所撰的該書元刊本序跋，可以窺及當年蔡珪的研究，不同於前代對酈《注》詞句的簡單剪輯，而是對該書的補充和修正。從此以後歷明、清兩代，《水經注》研究之風甚盛，學者前後相繼，形成了一門包羅宏富的酈學，並且按各學者研究的方法和內容，出現了考據、詞章、地理三個學派。明朱謀埜開創了考據學派，而由清全、趙、戴三家繼承發展，終於使這部《經》《注》混淆，錯漏連篇的殘籍成為一部基本完整可讀的典籍。明鍾惺、譚元春，繼承前代對此書詞章的讚美欣賞，創立了酈學研究的詞章學派。而清末民初的楊守敬、熊會貞師生，則重視此書的地理學內容，開創了後來居上的地理學派。現代學者對《水經注》的研究，是以這三個學派為基礎而繼續發展的。

最近數十年來，學者對《水經注》的研究，國內外都有所發展，其成就就可以說已經超過了前代。這一時期《水經注》研究的首要成果是版本的搜集和整理，這是明清兩代所望塵莫及的。明清酈學家對版本的見聞甚稀，當時交通不便，傳遞困難，縱然聞知版本之名，亦難得獲致。而且由於酈學家多半孤軍作戰，即使偶得一珍稀版本，所能見者亦僅一家而已。例如明柳大中抄宋本及趙琦美三校本，清初葉石君有此二本，孫潛校酈，於康熙六年（西元一六六七年）從葉石君處借得此二本，過錄於其校本之上，以後此二本為小玲瓏山館所有，隨即不知所終。被胡適奉為清初四大家之一的沈炳異，在其校本《水經注集釋訂訛》的〈凡例〉中說：「是書宋本既不可得，今世所行，惟嘉靖間黃氏刊本。其他如朱鬱儀、鍾伯敬及休寧吳氏諸本，亦僅或有之。余家所藏止黃氏一本。」說明像沈炳異這樣的治酈名家，也僅有黃省曾校本一種。楊守敬是晚清著名的酈學家，但他的版本見聞也十分有限。熊會貞在其親筆所寫的〈十三頁〉^④上明白指出：「先生未見殘宋本、《大典》本、明鈔本。」甚至連流行較廣的合校本，要到出書後四年才得獲致。足見當時搜求版本的困難。

辛亥革命以後，在各方的努力尋覓下，《水經注》的珍稀版本陸續出現。最早獲致的是宋本，係光緒、宣統間故舍人吳縣曹氏、寶應劉氏掇拾於大庫廢紙堆中，傳增湘於一九一六年起收拾殘卷，共得卷五末七頁，又卷六至卷八，卷十六至卷十九，卷三十四，卷三十八至卷四十，共十一卷有餘。繼此殘宋本以後，原在大庫的《永樂大典》本亦接踵而出，此書原裝八冊，前四冊為烏程蔣氏傳書堂所得，後四冊為北平李玄伯所得，以後八冊均歸涵芬樓，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三五年影印出版。此外還有海鹽朱氏藏本，北京圖書館的何焯、顧廣圻校明抄本，天津圖書館的明練湖書院抄本及全謝山五校鈔本等等，一時之間，集版本之大成。

④ 熊會貞晚年所寫修改《水經注疏》稿本的意見，共十三頁，影印附於臺北本《水經注疏》卷首，因被人冒稱「遺言」，惑眾取利，而原件實無「遺言」或其他題目，故稱〈十三頁〉。

隨著《水經注》版本在這一時期的廣泛搜集，學者對各種版本的研究也就同時獲得了空前未有的成果。王國維於一九二三年起開始對若干珍稀版本和流行版本進行校勘，並撰寫《跋尾》，到一九二七年，一共寫成了包括殘宋本、《大典》本、明鈔本在內的《水經注跋尾》八篇，在鄺學界有很大影響。鄭德坤於一九三三年撰成《水經注版本考》一文，至為詳盡。以後又有鍾鳳年的《評我所見的各本水經注》及拙作《論水經注的版本》等文。在版本研究中著述最豐的是胡適。他所撰的有關鄺《注》版本的文章，除了通論性的《水經注版本考》、《水經注考》和《我的三櫃水經注目錄》以外，專論某一種或某幾種版本的文字，據我從《胡適手稿》一至六集的約略統計，約有七十餘篇之多。

除了版本以外，這一時期《水經注》研究的第二項成就就是校勘的深入。關於此書的校勘，明、清兩代的考據學派鄺學家已經做了大量工作，但是遺留的問題還是不不少的。這一時期的校勘成果，是在明、清學者校勘基礎上的繼續深入，下面可以舉一點例子。

卷三十五《江水》《經》「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，沔水從北來注之」《注》云：「通金女、大文、桃班三治，吳舊屯所，在荊州界盡此。」對於上列「三治」，歷來無人能解。李鴻章在同治間為李兆洛《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》作序說：「金女、大文、桃班、陽口、歷口之類，皆不見于諸志……亦不能無疑也。」這個問題，是由熊會貞的深入校勘而解決的。卷三十五《江水》《經》「鄂縣北」《注》云：「江津南入，歷樊山上下三百里，通新興、馬頭二治。」此處，熊會貞疏云：「《晉志》：武昌縣有新興、馬頭鐵官。《唐志》：武昌有鐵。《御覽》八百三十三引《武昌記》：北濟湖本是新興冶塘湖，元嘉初，發水冶……《一統志》：新興冶在大冶縣南。」由於熊疏找到了新興冶的確切依據，可以充分證明金女、大文、桃班、新興、馬頭五處，鄺《注》中的「治」字，均是「冶」字之誤。

王國維在校勘中也有不少貢獻，他在《潁水注》中，對「舊潁州治」一句，把諸本皆作「潁州」的「潁」，按明鈔本勘正為「潁州」的「潁」（「潁」是「豫」的別字），又在《漸江水注》中，對「入山采

薪」一句，諸本皆作薪，而他按殘宋本將此句勘為「入山采旅」，「薪」字是後人對「旅」字的「臆改」。像這樣一類校勘，沒有深厚的功底，不經周密的思考，是得不到這樣的成就的。

由於今本酈《注》中存在問題還有不少，所以學者的校勘工作至今仍在進行，而且仍能有所收穫。例如卷十八《渭水》《經》「又東過武功縣北」《注》云：「渭水又東，溫泉水注之，水出太一山，其水沸涌如湯，杜彥達曰：可治百病，世清則疾愈，世濁則無驗。」對於這一溫泉的記載，目前能見的酈《注》各本均同，但溫泉療疾竟與「世清」、「世濁」拉扯在一起，實在牽強附會。由於沒有版本依據，明知其訛而無法勘定。但我終於在康熙《隴州志》所引的《水經注》中獲得了校勘根據。此《志》卷一《方輿》、《溫泉》引《水經注》云：「然水清則愈，濁則無驗。」說明今本「世」實是「水」的音訛。

在這方面，不少現代酈學家如岑仲勉、汪辟疆、胡適、段熙仲、鍾鳳年等，都有卓著的成就。

現代《水經注》研究的第三項重要成就就是對於《水經注》記載的各種資料的整理。這種酈學研究工作，在前代酈學家中除了明楊慎有《水經注碑錄》一種外，絕無其他例子。但這種研究在最近幾十年中不僅獲得發展，而且成果甚多，已經公開發表或出版的，主要有鄭德坤的《水經注引得》、《水經注故事鈔》、《水經注引書考》，陳橋驛的《水經注·文獻錄》、《水經注·金石錄》，施肇存的《水經注碑錄》，趙永復的《水經注通檢今釋》，謝鴻喜的《水經注山西資料輯釋》等。新的成果仍在不斷湧現。

現代《水經注》研究的第四項成就就是地理研究的加強。酈學研究的地理學派是由清末民初的楊守敬及其弟子熊會貞創立的。楊氏去世後，熊氏繼續從事《水經注疏》的修訂二十餘年，他的疏文特別重視地理學內容。我也於六〇年代撰成《水經注的地理學資料與地理學方法》一文，整理酈《注》中的地理學資料，把其中有關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內容，進行專題研究，所有成果除分別發表外，均收入於拙著《水經注研究》。此外，學者以《水經注》的記載的依據，進行歷史地理學與現代地理學的研究，成就卓著。例如史念海根據卷四《河水注》研究壺口瀑布的位置遷移，成功地推算出黃河這一河段的溯源侵蝕速度。

陳吉余根據〈河水注〉、〈濡水注〉、〈鮑丘水注〉、〈溜水注〉等資料，研究古代渤海海岸的變遷，也獲得了令人滿意的成績。吳壯達根據〈浪水注〉研究古代廣州城市的形成與發展，也有很好的收穫。

現代酈學研究的最後一項重要進展，就是酈學史和酈學家的研究。對於這個課題，前代幾乎是一片空白，而現在已成果卓著。鄭德坤與吳天任的《水經注研究史料彙編》可以說是這方面的開創之作。而吳天任的《酈學研究史》則是更為重要的專著。對於酈道元本人的研究，我除了撰有〈酈道元生平考〉以及用英文撰寫在英國發表的〈酈道元傳〉二文外，並有《酈道元評傳》一書，比較詳細地作了他生平思想業績的介紹。對於歷代以來的酈學家，我曾撰有〈歷代酈學家治酈傳略〉一篇，把古今中外的酈學家一百二十六人，作了簡要的介紹。

貳、《水經注》內容的綜合評述

《水經注》是我國歷史上的一部不朽地理名著。此書之所以獲得崇高成就，除了作者酈道元的卓越天才和無比努力以外，其時代背景也起了重要作用。

中國從四世紀初期起，開始了一場規模很大的混亂，在歷史上稱為「五胡亂華」，在地理上叫做「地理大交流」。在這段時期中，原來生活在長城以北的許多以遊牧為生的民族，先後進入華北，他們放棄了「天蒼蒼，野茫茫」的草原生活，進入華北定居，從事農業。而原來居住在華北的漢族，則放棄了乾燥坦蕩的小麥雜糧區，大批遷移到低窪潮溼的南方稻作區。廣大集團的人群，在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上發生了深刻的變異。不論在中國的北方和南方，數量巨大的人群，都面臨著完全陌生的地理環境。新舊地理環境構成了他們現實生活和思想上的強烈對比，空前地擴大了他們的眼界和豐富了他們的地理知識。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所謂「地理大交流」。

「地理大交流」的結果是培養了許多地理學家，撰寫了大量地理著作。這些地理著作與古代的地理著作如《山海經》、《禹貢》、《穆天子傳》等完全不同。這些古代地理著作，作者十分缺乏自己的實踐基礎，其中大量內容根據二手資料，包括許多假設和想像。但「地理大交流」所培養出來的地理學家，其重要特點就是實踐。他們有的是自己的親眼目擊，有的則是吸取了別人的實踐經驗。在這樣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地理著作，當然不同凡響。後來，人們把這一時期湧現出來的大量地理著作，統稱為「六朝地志」，而《水經注》正是六朝地志中最最傑出的一種。這就是清代學者陳運溶在《荊州記序》中所說的：「酈《注》精博，集六朝地志之大成。」

酈道元撰寫《水經注》的重要依據是他的實踐，也就是野外地理考察。他在《水經注序》中指出：「脈其枝流之吐納，診其沿途之所躋，訪瀆搜渠，緝而綴之。」所以野外考察是他的重要治學方法。在北部中國，他到各地作過細心的調查考察。所以他的著作中，反映了大量的考察成果。除了野外考察以外，酈道元撰寫《水經注》的另一重要依據是他所占有的大量資料。《水經注》一書到底引用了多少資料，現在已經很難估計。我從全書指名的引用文獻和碑銘進行整理統計，共得各種文獻四百八十種，各種碑銘三百五十七種^⑤。由於許多文獻他不曾指名，所以實際引用的當然遠遠不止此數。說明他所占有的資料確實十分豐富。當時，雕板印刷尚未出現，所有引用的文獻均須通過傳鈔獲得，其工作量之大，可以想見。而《水經注》一書的價值，也就不言而喻。

《水經注》是一部包羅宏富的著作，現在有許多學科都利用它進行各種研究，不同專業的學者，都從此書中挖掘自己所需要的資料。但從此書記載的主要內容來看，它畢竟是一部地理著作，所以要評述《水經注》內容，首先應該從地理學說起。地理學是一門綜合性的科學，它包括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兩大門類。讓我先從自然地理學方面對它進行評述。

⑤ 參見《水經注·文獻錄》和《水經注·金石錄》。

一、自然地理學

顧名思義，《水經注》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河流，它在自然地理學上的貢獻，首先在河流水文方面。全書記載的河流達一千多條，對這許多河流，《水經注》大都記載了它們的發源、流程與歸宿，都能緊緊地扣住這些河流的自然地理特點，並非千篇一律。以清水（今衛河）、沁水（今沁河）、淇水（今淇河）三條河流為例，它們都是發源於太行山南麓或西麓的一般小河。對於這種同一地區的一般河流，《注》文仍能很清楚地寫出它們的不同上源。

卷九〈清水注〉描述了清水的上源：「黑山在（脩武）縣北白鹿山東，清水所出也。上承諸陂散泉，積以成川。」這說明清水是以太行山南麓的一些陂池和泉水為水源的河流，其源地很可能是一塊地下水豐富的小盆地。

卷九〈沁水〉的情況就不同，《注》文說：「沁水即涅水也，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，三源奇注，逕瀉一隍。又南會三水，歷落出左右近溪，參差翼注之也。」這段《注》文清楚地說明，沁水的上源大概是太行山西麓一片比較寬廣的沖積扇，因此，河流的上源擁有許多支流。

卷九〈淇水注〉中，《注》文描寫淇水的上源說：「《山海經》曰：淇水出沮洳山。水出山側，頽波崩注，衝激橫山。山上合下開，可減六七十步，巨石礫砢，交積隍澗，傾瀾潏盪，勢同雷轉，激水散氛，暖若霧合。」從《注》文中可見，淇水的發源與清水、沁水都不同，淇水的源地地形複雜，其水源由瀑布急流形成。從上述三條並不出名的河流的發源地的描述中，可見鄺道元對於河流發源地的研究是十分認真的。這對我們研究歷史自然地理和現代河流水文等方面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《水經注》記載了各種河流從源地開始的整個流程中，沿途的河床寬度、灘瀨、瀑布、急流等情況，都有比較仔細的描述。例如卷三十三〈江水〉對岷江上游各段的河床寬度的描述就是這樣，《注》文說：